論語集解義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集解義疏

(一)

何晏集解

皇侃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序

宋咸平時。日本僧裔然嘗獻鄭康成所注孝經。乃中國所亡失者。是時但藏於祕府。外人莫得見。久而其書復亡。嘗憾當時在廷文學諸臣。曾莫爲意。未能使之流傳世間。抑何其蔑視先代傳注如土苴之致不足貴而輕爲棄絕之也。先是周顯德中。新羅亦嘗獻別敍孝經。亦云卽鄭注。乃皆得自外國。而旋失之。豈不惜哉。向見錢遵王所記論語異文。云傳自高麗。其本世亦罕見。吾鄉汪翼滄氏常往來瀛海間。得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於日本足利學中。其正文與高麗本大略相同。彼國亦知中夏之失傳矣。其扶微舉墜之意。懇懇欲大其傳。而不爲一邦之私祕。此其所見誠卓而其意誠公。夫孰得而小之也哉。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喜甚。顧剞劂之費有不逮。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於是不外求而事已集。既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名不彰。人曰。是鮑子之功也。以文曰。吾無其實。敢冒其名

乎。謂文弨曰。是書梓成時。未爲之序者。人率未知其端末。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則汪君也。使天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則大府之爲之也。春秋褒毫毛之善。今國法已伸。而此一編也。其功要不容沒。子幸爲之序而幷及之。使吾不尸其功。庶幾不爲朋友之所譏責。吾始得安焉。以文之命意也如此。用是據實書之。若夫皇氏此疏。固不全美。然十三家之遺說。猶有託以傳者。爲醇爲疵。讀者當自得之。如或輕加掎摭。是又開天下以廢棄之端也。吾其忍乎哉。

乾隆五十三年元夕前一日杭東里叟盧文弨書

論語義疏敘

梁皇侃撰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錄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爲教不一。或負扆御衆。服龍袞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縫掖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頹周。生魯長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刪詩定禮於洙泗之閒。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沒之期亦等。故歎發吾衰。悲因逝水。託夢兩楹。寄歌頹壞。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淚。微言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既方爲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爲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爲體者。則謂之爲

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荅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爲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士呼論事爲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侃案。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幷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

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鑒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如巨鏡。誠哉是言也。語者、論難荅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荅述爲語。今按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牽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說。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前。故以論居語先也。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三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

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齊論題目與魯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卽今日所講者是也。尋當昔撰錄之時。豈有三本之別。將是編簡缺落。口傳不同耳。故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無其傳學者。齊論爲瑯琊王卿等所學。魯論爲太子太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於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考齊驗古。爲之注解。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悉其名。至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大常東海王肅。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爲義說。魏末。吏部尚書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孔注。又自下己意。卽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卽是魯論。

爲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太保河東衞瓘字伯玉

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

晉廣陵太守高平樂肇字永初

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玄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

晉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弘度

晉廷尉太原孫綽字興公

晉散騎常侍陳留周壙字道夷

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瑯琊王珉字季瑤

右十三家。爲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爲說。以示廣聞也。然論語之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也。而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數也。

論語集解敍

魏何晏撰
梁皇侃義疏

敍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疏劉向者、辟彊之孫。德之子。前漢時。爲中壘校尉之官。若今皇城使也。其人博學經史。孔子沒後。而弟子共論而記之。初爲魯人所學。故謂魯論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疏夏侯蕭及韋賢父子凡四人。初傳魯論於世也。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疏猶是弟子所記。而爲齊人所學。故謂爲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也。其二十篇雖與魯舊篇同。而篇中細章文句亦多於魯論也。琅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疏此三人傳齊論。亦以教授於世也。故有魯論。有齊論。疏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並行於世。故有魯齊二論雙立也。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疏漢景帝之子名餘。封魯。故謂魯恭王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古文論語。皆科斗文字也。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疏既有三論。文皆不同。齊論長有二篇。一曰問王。二曰知道。是多魯論二篇也。古論亦無此

二篇。疏 齊非唯長魯論二篇。亦長於古論。古論故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也。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疏 古論雖無問王知道二篇。而分堯曰後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以從政矣又別題爲一。有兩子張。疏 一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爲一篇。又一是子張問孔子從政爲一篇。故凡論中有兩子張篇也。凡二十一篇。疏 古論既分長一子張。故凡成二十一篇也。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疏 古論篇次既不同齊。又不同魯。故云不與齊魯論同也。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疏 禹初學魯論。又雜講齊論。於二論之中。擇善者抄集。爲世所貴。疏 此論既擇齊魯之善。合以爲一論。故世之學者皆貴重於張侯論也。苞氏周氏章句出焉。疏 苞氏苞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章句者。注解因爲分斷之名也。苞周二人注張侯魯論而爲之分斷章句也。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疏 訓亦注也。唯孔安國一人注解於古論也。而世不傳。疏 世人不傳孔注古文之論也。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疏 漢有馬氏亦注張禹魯論也。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疏 鄭康成又就魯論篇章。及考校齊古二論。亦注於張論也。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之義說。疏 此三人共魏人也。亦皆爲張論作注說也。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之訓解。疏 自張侯之前。乃相傳師受不同而不爲注說也。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疏 中閒、謂苞孔周馬之徒。至于今、謂至魏末何平叔時也。多矣、言注者非一家也。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疏 既注者多聞。故得失互不同也。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疏 此平叔用

意也。叔言多注解家互有得失。而已今集取錄善者之姓名著於集注中也。有不安者。頗爲改易。疏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則何偏爲改易下已意也。頗、猶偏也。名曰論語集解。疏既集用諸注以解此書。故名爲論語集解也。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尙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疏此記孫邕等四人同於何晏共上此集解之論也。

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 附存日本元文

往者根伯修與神君彝俱遊下毛足利學。足利之藏。昔稱石室。中遭散失。而厖厖乎存於今。中華後世所不傳異書猶多矣。君彝乃與伯修讎校七經孟子而還。考文既刊行於世矣。伯修與功爲多矣。而又伯修所寫而還。皇侃論語義疏。卽亦中華後世蓋無傳焉。據馬端臨考。乃目論語疏十卷。而晁氏云。梁皇侃引衞瓘某某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又云。皇朝邢昺等。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撰正義。正義因皇疏、則然也。未知馬氏所考。卽所親覩而云歟。抑將徒耳所傳而勦說歟。夫邢疏出而後。亡幾。程朱諸氏經生之學。紛紛輩出。雖別成家。弁髦舊傳。於其所校皇本異同。無一及焉者。泯焉可知。況復後繼無覩。而非宋說者時乃益遠。其書不傳必矣。獨焦弱侯云。公冶長辨鳥語。具論語疏。以駁楊用修。其他匏瓜爲星。一二若覩皇疏者。然不可以一信百。道聽相傳。文獻不足徵也。

因此視之。中華後世。今亡矣夫。要之。世好事。唯新是貴。乃積薪之情。率以後世爲尙。而作者不厚。亦不欲存其舊。宋人之弊乃爾。則蓋邢疏出而皇疏廢矣。廢以至亡無聞焉爾。亦其勢耳。夫邢氏所疏。比諸他正義。既屬丙科。皇疏雖詭援證復博。觀聽不決。寸有所長。兩立而竝行。非過存也。焉可附之烏有氏哉。惟我皇和、神明扶持。物亦與世代永久。於是可知也。唯是足利之藏。我不可保。今而不傳。後世恐復散失。是可惜也。乃伯修氏之志如斯。則鐫刻之舉。其可緩歟。近有請鐫焉者。伯修既再校以授之矣。此舉也。余惟非獨海以外行既宏矣。卽傳之中華。而俾知吾邦厚固有關文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國華哉。乃復伯修氏志。余亦喜其足以酬焉。遂爲之序。寛延庚午春正月平安服元喬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論語學而第一 疏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爲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爲科段矣。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衆典。以教一切。故以學而爲先也。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註〕 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悅懌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註〕 苞氏曰。同門曰朋也。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註〕 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慍之也。 疏 子曰至子乎○〔云子曰者〕子者、指於孔子也。子是有德之稱。古者稱師爲子也。曰者、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此以下是孔子開口談說之語。故稱子曰爲首也。然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之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預錄。故稱子曰通冠一書也。〔云學而時習之者〕此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爲三段。自此至不亦悅乎爲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學從幼起。故以幼爲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爲第二。明學業稍成。能招朋聚友之由也。既學已經時。故能招友爲次也。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謂之小成。是也。又從人不知訖不君子乎爲第三明學業已成。能爲師爲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後乃學成。爲師君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少時法也。謂爲學者。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二就年中爲時。三就日中爲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爲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竝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爲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爲時者。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竝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習是修故之稱也。言人不學則已。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之、之於所學之業也。〔云不亦悅乎者〕亦、猶重也。悅者、懷抱欣暢之謂也。言知學已爲可欣。又能修習不廢。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彌重爲可悅。故云不亦悅乎。如問之然也。〔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者〕此第二段。明取友交也。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爲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友者、有也。共執一志。綢繆寒暑。契闊飢飽。相知有無也。自、猶從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今由我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爲樂也。所以云遠方者。明師德洽被。雖遠必集也。招朋已自可爲欣。遠至彌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疎而友親。朋至既樂。友至故忘言。但來必先同門。故舉朋耳。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形彰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故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者〕此第三段。明學已成者也。人、謂凡人也。慍、怒也。君子、有德之稱也。此有二釋。一言古之學者爲己。己學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此是君子之德

也有德已爲所可貴又不怒人之不知故曰亦也又一通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怒之而不慍怒之也爲君子者亦然也○〔註〕馬融曰至懌也○〔云子者男子通稱也者〕凡有德者皆得稱子故曰通稱也〔云謂孔子也者〕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子曰不關通他即指謂孔子也〔云王肅曰云云者〕背文而讀曰誦也然王此意即是日中不怠之時也舉日中不怠則前二事可知也○〔註〕苞氏曰同門曰朋也○鄭玄注司徒云同師爲朋同志爲友然何集注皆呼人名唯苞獨云氏者苞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註〕慍怒至之也○就注乃得兩通而於後釋爲便也故李充云慍、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教授者也凡注無姓名者皆是何平叔語也

有子曰〔註〕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註〕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註〕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註〕苞氏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

疏　有子曰至本與○〔云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者〕其、其孝悌者也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也〔云而好犯上者鮮可成也〕好、謂心欲也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鮮、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爲心以恭從爲性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不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親有過若任而不諫必陷於不義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諫故開其少分令必諫也故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者實在獎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者〕熊埋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尚無意犯上必不職爲亂階也侃案熊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作亂故云未之有也然觀熊之解乃無閒然如爲煩長既不好犯上理宜不亂何煩設巧明今案師說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順而又有不孝者亦有不好是願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亂此孝者不好必

無亂理。故云未之有也。〔云君子務本者〕此亦有子語也。務、猶向也。慕也。本、謂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子必向慕之也。〔云本立而道生者〕解所以向慕本義也。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悉滋生也。〔云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釋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爲本。則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舉仁則餘從可知也。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也。〇〔註〕本基至成也。〇以孝爲基。故諸衆德悉爲廣大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註〕苞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〇巧言者。便辟其言語也。令色者。柔善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虛假爲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應無仁。而云少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爲少。非爲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曾子曰。〔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註〕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　疏　曾子曰至習乎。〇〔云吾日三省吾身者〕省、視也。曾子言。我生平戒愼。每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我身有過失否也。〔云傳之乎。爲人謀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爲他人圖謀事。當盡我中心也。豈可心而不盡忠乎。所以三省視察。恐失也。〔云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者〕朋友交會。本主在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爲信乎。〔云傳不習乎者〕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曾子言。我一日之中。每三過自視。況復凡人。可不爲此三事乎。言不可也。又一通云。曾子言。我一日之中。三過內視我身有此三行否也。〇〔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〇姓曾。名參。字子輿。〇〔註〕言凡至之乎。〇得無、猶無得也。素、猶本也。言所傳之事。無得本不經講習而傳之也。故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師也。

子曰導千乘之國〔註〕馬融曰導者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苞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註〕苞氏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註〕苞氏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使民以時〔註〕苞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子曰至以時○此章明爲諸侯治大國法也〔云導千乘之國者〕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千乘尚式則萬乘可知也導猶治也亦謂爲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張本也〔云敬事而信者〕此以下皆導千乘之國法也爲人君者事無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與民必信故云信也〔云節用而愛人者〕雖富有一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云使民以時者〕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瞑闇之稱使之則唯指斥黎也○〔註〕馬融曰至存焉○此明千乘法也〔云司馬法六尺爲步者〕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爲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之說也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云步百爲畝者〕廣一步長百步謂爲一畝也畝母也既長百步可種苗稼有母養之功見也〔云畝百爲夫者〕每一畝則廣六尺長百步今云畝百爲夫則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所養人自隨地肥墝及其家人多少耳故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爲屋者〕每夫方百步今云夫三則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竝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長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義名之也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云屋三爲井者〕向屋廣一里長百步今三屋竝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是耦伐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爲溝通水流水流畎然因名曰畝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爲遂九夫爲井井閒廣深四尺謂之爲溝取其遂水相通如井字故鄭玄曰似井字故

謂爲井也。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閒之水曰溝。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云井十爲通者〕此十井之地。竝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云通十爲城者〕其城地方十里也。謂爲城者。兵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云城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謂城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者〕有地方十里者千。卽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里也。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千乘用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故伯地不能容。所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雖魯方七百里。而其地賦稅亦不得過出千乘也。故明堂位云賜魯革車千乘也。〔云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法也。夏殷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中令出千乘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此亦與周同也。〔云井十爲乘者〕此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爲通。通十爲城。城出一乘。今此一通使出一乘。則一城出十乘也。〔云百里之國者適千乘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方十里者有方一里者百。今制方一里者十出一乘。則方十里者出十乘。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云馬融依周禮者〕馬氏所說是周禮制法也。〔云苞氏依王制孟子者〕孟子及王制之言皆如苞氏所說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此何平叔自下意也。言馬及苞兩家之說竝疑。未知誰是。故我今注兩錄存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圈**子曰至學文○〔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者〕弟子、猶子弟也。言爲人子弟者盡其孝悌之道也。父母在閨門之內。故云入也。兄長比之疎外。故云出也。前句已決。子善父母爲孝。善兄爲悌。父親故云入。兄疎故云出也。〔云謹而信者〕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接外之禮唯謹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知也。〔云汎愛衆者〕汎、廣也。君子尊賢容衆。故廣愛一切也。〔云而親仁者〕君子義之與比。故見有仁德者而親之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但廣愛之而已。〔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跡也。若行前諸事畢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五經六籍是也。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也。〇〔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〇卽五經六籍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註〕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註〕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疏 子夏曰至學矣。〇〔云賢賢易色者〕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者。亦是奬勸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云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是能竭力也。〔云事君能致其身者〕致、極也。士見危致命。是能致極其身也。然事君雖就養有方。亦宜竭力於君親。若患難。故宜致身。但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力。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也。〔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而與朋友交接。義主不欺。故云必有信也。〔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假令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謂之學也。此勸人學故也。故王雍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行也。〇〔註〕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〇姓卜名商字子夏。〇言以至善也。〇此注如前通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註〕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　疏　子曰至憚改○〔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者〕重爲輕根靜爲躁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君不重則無威無威則人不畏之也〔云學則不固者〕言君子不重非唯無威而學業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云主忠信者〕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爲心百行之主也〔云無友不如己者者〕又明凡結交取友必令勝己勝己則己有日所益之義不得友不如己友不如己則己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慕勝己爲友則勝己者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以忠信者爲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論餘才也或通云敵則爲友不取不敵者也蔡謨云本言同志爲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閎夭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亹亹也今言敵則爲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誡奚所施也〔云過則勿憚改者〕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註〕孔安國曰固蔽也○侃案孔訓固爲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敢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註〕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鄭心則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註〕孔安國曰愼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疏　曾子曰至厚矣○明人君德也〔云愼終追遠者〕愼終謂喪盡其哀也喪爲人之終人子宜窮其哀戚是愼終也追遠謂三年之後爲之宗廟祭盡其敬也三年後去親轉遠而祭極敬是追遠也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愼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愼終如始則鮮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云民德歸厚矣者〕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上能行愼終追遠之事則民下之德日歸於厚也一云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註〕孔安國曰至厚也○此是前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註〕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爲治耶。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註〕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疏子禽問至與也。○〔云子禽問云云者〕是此也。此邦。謂每邦。非一國也。禽問子貢。怪孔子每所至之國。必先逆聞其風政。爲是就其國主求而得之否乎。〔云抑與之與者〕抑。語助也。亢又問。言爲是孔子不就國主求。而國主自呼與孔子爲治而聞之否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禽說孔子所以得逆聞之由也。夫子即孔子也。禮。身經爲大夫者。則得稱爲夫子。孔子爲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爲夫子也。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測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聞之也。故顧歡云。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云夫子之云云者〕此明夫子之求與人之求異也。人則行就彼君求之。而孔子至境。推五德以測求之。故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諸。猶之也。與。語助也。故顧歡云。夫子求知乎己。而諸人訪之於聞。故曰異也。梁冀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註〕鄭玄曰至治也。○〔云言夫子云云者〕亦會兩通也。明不就人求。故云異也。〔云明人君云云者〕此云人君自與之。非謂自呼與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註〕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孔安國曰。孝子

在喪哀慕猶若父在。○子曰至孝矣〔云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者〕此明人子之行也。其於人子也。志謂在心未行也。故詩序無所改於父之道也。○云在心爲志是也。言人子父在則已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之在心在心而外。必有趣向意氣。故可觀志也。父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憚。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之行也。〔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謂所觀之事也。子若在父喪三年之內。不改父風政。此卽是孝也。所以是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荅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註〕孔安國曰至行也。○〔云觀其志者〕志若好善聞善事便喜。志若好惡聞善則不喜也。〔云觀其行者〕得專行也。○〔註〕孔安國曰至道也。○此如後通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註〕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有子曰至行也。○〔云禮之用和爲貴者〕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爲貴。和卽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爲隱。故言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爲美者〕先王謂聖人爲天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爲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和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況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註〕馬融曰至行也。○此解知和而和不以禮爲節義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註〕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註〕苞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

近於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註〕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疏有子曰至敬也○〔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爲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若爲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荅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一日。急暴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云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禮。則爲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不合禮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屬也。〔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者〕因、猶親也。人能所親得其親者。則此德可宗敬也。親不失其親。若近而言之。則指於九族宜相和睦也。若廣而言之。則是汎愛衆而親仁。乃義之與比。是親不失其親也。然云亦可宗者。亦、猶重也。能親所親。則是重爲可宗也。○〔註〕復猶至義也○若如注意。則不可得爲向者通也。言信不必合宜。雖不合宜。而其交是不欺。不欺則猶近於合宜。故其言可覆驗也。○〔註〕苞氏曰至禮也○此注亦不依向通也。故言恭不合禮。乃是非禮。而交得遠於恥辱。故曰近禮也。卽是危行言遜。得免遠恥辱也。○〔註〕孔安國曰至敬也○亦會二通。然喪服傳云。繼母與因母同。是言繼母與親母同。故孔亦謂此因爲親。是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註〕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註〕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疏子曰至已矣○〔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此勸人學也。既所慕在形骸之內。故無暇復在形骸之外。所以不求安飽也。一簞一瓢是無求飽也。曲肱陋巷是無求安也。〔云敏於事者〕此以下三句。是不飽不安所爲之事也。敏、疾也。事、所學之行也。疾於所學之行也。〔云而愼於言者〕言、所學之言也。所學之言當愼傳說之也。〔云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有道德者也。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昧。則往就有道德之人決正之也。〔云可謂好

學也已矣者〕合結食無求飽以下之事竝是可謂好學者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註〕孔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註〕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註〕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註〕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疏　子貢問至來者也○〔云貧而無諂者〕乏財曰貧。非分橫求曰諂也。乏財者好以非分橫求也。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范甯云。不以正道求人爲諂也。〔云富而無驕者〕積蓄財帛曰富。陵上慢下曰驕也。富積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故云富而無驕也。〔云何如者〕陳二事既畢。故問云何如也。〔云子曰可也者〕荅子貢也。言貧富如此。乃是可耳。未足爲多也。范甯云。孔子以爲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臧也。〔云未若貧而樂道者〕孔子更說貧行有勝於無諂者也。貧而無諂。乃是爲可。然而不及於自樂也。故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也。〔云富而好禮者也者〕又舉富行勝於不驕者也。富能不驕。乃是可嘉。而未如恭敬好禮者也。然不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禮者。亦各指事也。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爲勝。又貧無財以行禮。故不云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有財可行禮。故言禮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孔子言貧樂富禮。竝是宜自切磋之義。故引詩以證之也。爾雅云。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得成器。如孔子所說貧樂富禮。是自切磋成器之義。其此之謂不乎。以諮孔子也。〔云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既知引詩結成孔子之義。故孔子美之。云始可與言詩也。言始可者。明知之始於此也。〔云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者〕解所以可言詩義也。諸之也。言我往告之以貧樂富禮。而子貢來答知引切磋之詩以起予也。江熙云。古者賦詩見

志子貢意見故曰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爲衞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恂仲尼欲戒以禮中子貢知心厲己故引詩以爲喻也○〔註〕鄭玄曰至苦也○顏愆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註〕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疏 子曰至人也○世人多言己有才而不爲人所知故孔子解抑之也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耳故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興乎此矣

論語爲政第二 疏 爲政者明人君爲風俗政之法也謂之爲政者後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乃可爲政化民故以爲政次於學而也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註〕鄭玄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也 疏 子曰至共之○〔云爲政以德者〕此明人君爲政教之法也德者得也言人君爲政當得萬物之性故云以德也故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爲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云譬如云云者〕此爲爲政以德之君爲譬也北辰者北極紫微星也所猶地也衆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以下之星也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衆星共宗之以爲主也譬人君若無爲而御民以德則民共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衆星之共尊北辰也故郭象云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子曰詩三百〔註〕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註〕苞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註〕苞氏曰歸於正也疏子曰至無邪○此章舉詩證爲政以德之事也〔云詩三百者〕詩卽今之毛詩也三百者詩篇大數也詩有三百五篇此舉其全數也〔云一言以蔽之者〕一言謂思無邪也蔽當也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猶如爲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動也〔云曰思無邪者〕此卽詩中之一言也言爲政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衞瓘云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去則合於正也

子曰導之以政〔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齊之以刑〔註〕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註〕孔安國曰苟免罪也導之以德〔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註〕格正也疏子曰至且格○此章證爲政以德所以勝也〔云導之以政者〕將言其勝故先舉其劣者也導謂誘引也政謂法制也謂誘引民用法制也故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云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之也刑謂刑罰也故郭象云刑者與法辟以割制物者也〔云民免而無恥者〕免猶脫也恥恥辱也爲政若以法制導民以刑罰齊民則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脫罪辟而不復知避恥故無恥也故郭象云制有常則可矯法辟與則可避可避則違情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恥於物其於化不亦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云導之以德者〕此卽舉勝者也謂誘引民以道德之事也郭象云德者得其性者也〔云齊之以禮者〕以禮齊整之也郭象云禮者體其情也〔云有恥且格者〕既導德齊禮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也郭象云情有所恥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體其情則知恥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眞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法教卽是法制也○〔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亦得

合郭象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註〕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註〕孔安國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註〕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註〕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子曰至踰矩○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學有時節自少迄老皆所以勸物也〔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者〕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年而志學也〔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云四十而不惑者〕惑疑惑也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故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洽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爲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厓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己分之可否也故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熊埋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云六十而耳順者〕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厥萬事不得悉須觀見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故王弼云耳順言心識在聞前也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則也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從猶放也踰越也矩法也年至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所以不說八十者孔子唯壽七十三也說此語之時當在七十後也李充曰聖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

可與立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矣○〔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終始卽是分限所在也

孟懿子問孝。〔註〕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諡也　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註〕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疏　孟懿子問至以禮○〔云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也　孟懿子魯大夫也問孝問於孔子爲孝之法也〔云子曰無違者〕孔子答也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云樊遲御者〕樊遲孔子弟子樊須也字子遲御御車也謂樊遲時爲孔子御車也〔云子告云云者〕孟孫卽懿子也孔子前答懿子之問云無違恐懿子不解而他日樊遲爲孔子御車孔子欲使樊遲爲孟孫解無違之旨故語樊遲云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也〔云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不曉無違之旨故反問之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向樊遲釋無違旨也孟孫三家僭濫違禮故孔子以每事須禮爲荅也此三事爲人子之大禮故特舉之也故衞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荅之也或問曰孔子何不卽告孟孫乃還告樊遲耶答曰欲厲於孟孫言其人不足委曲卽亦示也所以獨告樊遲者舊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一云孟孫問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故後遲御時而告遲也○〔註〕孔安國曰至證也○〔云魯大夫仲孫何忌者〕仲孫是其氏也何忌是其名也然曰孟懿子而不云仲孫者魯有三卿至八佾自釋也〔云懿證也者〕證者明行之跡也生時有百行之不同死後至葬隨其生時德行之跡而爲名稱猶如經緯天地曰文撥定禍亂曰武之屬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註〕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疏　孟武伯問至之憂○〔云孟武伯問孝者〕孟武伯懿子之子

也亦問孔子行孝之法也〔云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荅也其其於人子也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爲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唯其疾之憂也

子游問孝〔註〕孔安國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註〕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疏 子游問至別乎○〔云子游問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荅也今之謂當孔子時也夫孝爲體以敬爲先以養爲後而當時皆多不孝縱或一人有唯知進於飲食不知行敬故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也〔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者〕此舉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犬能爲人守禦馬能爲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乎者〕言犬馬者亦能養人但不知爲敬耳人若但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爲殊別乎○〔註〕苞氏曰至畜之也○〔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者〕唯不知敬與人爲別耳〔云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者〕此釋與前異也言人所養乃至養於犬馬也〔云不敬則無以別者〕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者〕引孟子語證後通也言人畜養豕但以食之而不愛重之也〔云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者〕又言人養珍禽奇獸亦愛重之而不恭敬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註〕苞氏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註〕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曾是以爲孝乎〔註〕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孝耳 疏 子夏問至孝乎○〔云子夏問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子曰色難者〕荅也色謂父母顏色也言爲孝之道必須承奉父母顏色此事爲難故曰色難也故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云有事弟子服其勞者〕此以下是易而非孝子之事也有事謂役使之事也弟子謂爲人子弟者也服謂執持也勞勞苦也言家中有役使之事而弟子自執持不憚於

勞苦也〔云有酒食先生饌者〕先生、謂父兄也饌、猶飲食也言若有酒食則弟子不敢飲食必以供飲食於父母也〔云曾是以爲孝乎者〕曾猶嘗也言爲人子弟先勞後食此乃是人子人弟之常事最易處耳誰嘗謂此爲孝乎言非孝也故江熙稱或曰勞役居前酒食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然此四人問孝是同而夫子荅異者或隨疾與藥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隨其失而荅之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云問同而荅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時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又沈峭云夫應教紛紜常係汲引經營流世每存急疾今世萬途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來問之訓縱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〇〔註〕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〇然禮唯呼師爲先生謂資爲弟子此言弟子以對先生則似非子弟對父兄也而注必謂先生爲父兄者其有二意焉一則既云問孝孝是事親之目二則既釋先生爲父兄欲寄在三事同師親情等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註〕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也〔註〕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疏子曰至愚也〇〔云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此章美顏淵之德也回者、顏淵名也愚者、不達之稱也自形器以上名之爲無聖人所體也自形器以還名之爲有賢人所體也今孔子終日所言即入於形器故顏子聞而即解無所諮問故不起發我道故言終日不違也一往觀回終日默識不問殊似於愚魯故云如愚故繆播云將言形器形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云退而云云者〕退、謂回聽受已竟退還其私房時也省、視也其私、謂顏私與諸朋友談論也發、發明義理也言回就人衆講說見回不問如似愚人今視回退還私房與諸子覆述前義亦足發明義理之大體故方知回之不愚也熊埋云察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美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〇〔註〕孔安國曰至者也〇諸弟子不解故時或諮問而顏回默識故不問不問、如愚者之不能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註〕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觀其所由〔註〕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註〕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 疏 子曰至廋哉○此章明觀知於人之法也〔云視其所以者〕以用也其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當先視其即日所行用之事也〔云觀其所由者〕由者經歷也又次觀彼人從來所經歷處之故事也〔云察其所安者〕察謂心懷忖測之也安謂意氣歸向之也言雖或外跡有所避而不得行用而心中猶趣向安定見於貌者當審察以知之也然在用言視由言觀安言察者各有以也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爲難故言觀情性所安最爲深隱故云察也〔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焉安也廋匿也言用上三法以觀驗彼人之德行則在理必盡故彼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故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註〕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師也 疏 子曰至師矣○此章明爲師之難也溫溫燖也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爲人師也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唯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爲師者也○〔註〕溫尋也○溫是尋繹之義亦是燖煖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器〔註〕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 疏 子曰君子不器○此章明君子之人不係守一業也器者給用之物也猶如舟可汎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當才業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故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註〕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 疏 子貢問至從之○〔云子貢問君子者〕問施何德行而可謂爲君子乎〔云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

荅云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所言是行從言也若言而不行則爲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爲物楷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故王朗云鄙意以爲立言之謂乎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故曰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註〕孔安國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也小人比而不周疏子曰至不周○此章明君子行與小人異也〔云君子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爲心而無相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竝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爲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爲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爲惡周遍天下也易卦有比比則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比則是親雖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爲惡耳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註〕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註〕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疏子曰至則殆○此章教學法也〔云學而不思則罔者〕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云思而不學則殆者〕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而獨思則精神疲殆而於所業而無功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疏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古人謂學爲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

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者。爲害之深也。○〔註〕善道至者也。○〔云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者〕善道、卽五經正典也。有統統本也。謂皆以善道爲本也。殊途、謂詩書禮樂爲教之途不同也。同歸、謂雖所明各異而同歸於善道也。〔云異端不同歸者也者〕諸子百家竝是虛妄。其理不善。無益教化。故是不同歸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註〕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之爲不知。是知也。疏 子曰至知也。○此章抑子路兼人也。〔云子曰由者〕由子路名也。子路有兼人之性。好以不知爲知也。孔子將欲教之。故先呼其名也。〔云誨汝知之乎者〕誨、教也。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欲教汝知之文章乎。〔云知之爲知之不知之爲不知者〕汝若心有所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也。〔云是知也者〕若不知云知。此則是無知之人耳。若實知而云知。此乃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乎。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知之人也。

子張學干祿。〔註〕鄭玄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註〕苞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註〕苞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註〕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疏 子張學至中矣。○〔云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祿、祿位也。弟子子張就孔子學求祿位之術也。〔云子曰多聞闕疑者〕荅求祿術也。疑、疑惑之事也。言人居世間。必多有所聞。所聞之事。必有疑者。有解者。解者則心錄之。若疑者、則廢闕而莫存錄。故云多聞闕疑。〔云愼言其餘者〕其餘、謂所心解不疑者也。已闕廢可疑者。而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必中理。故又宜口愼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少也。尤、過也。既闕可疑。又愼言所不疑。能如此者。則生平之言少有過失也。〔云多見闕殆者〕殆、危也。言人若眼多

所見闕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愼行其餘者〕其餘謂自所錄非危殆之事也雖已廢危殆者而所餘不殆者亦何必竝中其理故又宜愼行之也〔云則寡悔者〕悔恨也既闕於危殆者又愼行所不殆能如此者則平生所行少悔恨也〔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其餘若能言少過失行少悔恨則祿位自至故云祿在其中也故范甯云發言少過履見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回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無之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爲得祿者也○〔註〕鄭玄曰至道也○言當無道之世德行如此雖不得祿若忽值有道之君則必見用故云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註〕苞氏曰哀公魯君之謚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註〕苞氏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疏哀公問至不服○〔云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者〕哀公失德民不服從而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之法也〔云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荅哀公民服之法也凡稱子曰則是弟子所記若稱孔子則當時人非弟子所記後爲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易故依先呼孔子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委曲邪佞之人也言若舉正直之人爲官位爲廢置邪佞之人則民服君德也亦由哀公廢直用枉故也故范甯云哀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欲使舉賢以服民也〔云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此舉哀公之政如此故民不服也江熙云哀公當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此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註〕孔安國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謚也**子曰臨民之以莊則民敬**〔註〕苞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慈則忠**〔註〕苞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註〕苞氏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疏季康子問至民勸○〔云季康子問云云者〕季康

子、魯臣也。其既無道僭濫。故民不敬不忠。不相勸奬。所以問孔子求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事也。故云如之何。〔云子曰云云者〕荅使爲三事之術也。民從上化。如草從風也。臨、謂以高視下也。莊、猶嚴也。言君居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爲敬其上也。〔云孝慈則忠者〕又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則民皆盡竭忠心以奉其上也。故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云舉善而敎不能則民勸者〕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則舉而祿位之。若民中未能善者。則敎令使能。若能如此。則民競爲勸慕之行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註〕荀氏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奚其爲爲政。〔註〕荀氏曰。孝于惟孝者。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是與爲政同耳。

疏 或謂至爲政○〔云或謂云云者〕或者。或有一人。不記其姓名也。奚、何也。政、謂居官南面也。或人見孔子栖遑。故問孔子曰。何不爲政處官位乎。〔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竝尙書言也。引書以荅或人也。然此語亦與尙書微異。而義可一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爲友。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於孝也。施、行也。言人子在閨門。當極孝於父母。而極友於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卽亦是爲政也。〔云奚其爲爲政者〕此是孔子正荅於或人也。言施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則邦國自然得正。亦又何用爲官位乃是爲政乎。故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爲政耳。行孝友則是爲政。復何者爲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于此也。○〔註〕荀氏曰至同耳○〔云孝子云云者〕惟令極行於孝。故云美孝之辭也。然友于兄弟是善於兄弟。則孝于惟孝是善於父母也。父母既云孝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也。所以互見之也。〔云施行云云者〕行孝友有政道。卽與爲政同。更何所別。復爲政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註〕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註〕苞氏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疏子曰至之哉○此章明人不可失信也〔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若無信雖有他才終爲不可故云不知其可也〔云大車云云者〕此爲無信設譬也言人以信得立如大小之車由於輗軏以得行也若車無輗軏則車何以得行哉如人而無信則何以得立哉故江熙稱彥升曰車待輗軏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註〕孔安國曰至可也○其餘謂他才伎也○〔註〕苞氏曰至者也○〔云大車牛車者〕牛能引重故曰大車也〔云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者〕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即時車但轅頭安軛與今異也即時車軛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軛兩頭著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軛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挽車軛猶如此也〔云小車駟馬車也者〕馬所載輕故曰小車也四馬共挽一車即今龍旂車是也〔云軏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者〕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上此拘駐於橫名此曲者爲軏也所以頭拘此橫者轅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軛著此橫此橫既爲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軛軏裏使牽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轅端爲龍置橫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註〕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註〕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疏子張問至知也○〔云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十世謂十代也子張見五帝三王文質變易世代不同故問孔子從今以後方來之事假設十代之法可得逆知以不乎〔云子曰殷因云云者〕孔子舉前三代禮法相因及所損益以爲後代可知之證也言殷代夏立而因用夏禮及損益夏禮事事可得而知也〔云

周因云云者」又周代殷立亦有因殷禮及有所損益者亦事事可知也「云其或云云者」既因變有常故從今以後假令或有繼周而王者王王相承至於百世亦可逆知也言或者爾時周猶在不敢指斥百代故云其或也○「註」馬融曰至統也○「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此是周所因於殷、殷所因於夏之事也三綱、謂夫婦父子君臣也三事爲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也就五行而論則木爲仁火爲禮金爲義水爲信土爲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義禮智信之性也人有博愛之德謂之仁有嚴斷之德爲義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爲禮有言不虛妄之德爲信有照了之德爲智此五者是人性之恆不可暫捨故謂五常也雖復時移世易事歷今古而三綱五常之道不可變革故世世相因百代仍襲也「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夫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改質文再而復者若一代之君以質爲教者則次代之君必以文教也以文之後君則復質質之後君則復文循環無窮有興必有廢廢興更遷故有損益也正朔三而改者三代而一周也夫人君爲政所尚不同必各有所統統則有三也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化又云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力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核故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又云天道左旋改正右行者非改天道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右行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而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爲正也天質地文周反天統何質文再改正朔三易三微質文正不相因故正不隨質文也三統之義如此然舊問云夏用建寅爲正物初出色黑故尚黑今就草木初生皆青而云黑何也舊通云物初出乃青遠望則黑人功貴廣遠故也且一日之中天有青時故取其黑也又舊問云三正爲正是三王爲上代已有舊通有二家一云正在三代三代時相統故須變革相示也又一家云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也伏犧爲人統神農爲地統黃帝爲天統少昊猶天統言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爲人統帝嚳爲地統

帝堯是爲譽子亦爲地統帝舜爲天統夏爲人統殷爲地統周爲天統三正相承若連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爲始也而禮家從夏爲始者夏是三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爲正者于是萬物不齊莫適所統也〇〔註〕馬融曰至知也〇〔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云其變有常故可豫知者〕豫逆也有因有變各有其常以此而推故百世可逆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註〕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註〕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子曰至勇也〇〔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諂橫求也鬼神聰明正直不歆非禮人若非己祖考而祭之是爲諂求福也〔云見義不爲無勇也者〕義謂所宜爲也見所宜爲之事而不爲是無勇敢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論語八佾第三 疏 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行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八佾次爲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爲政。則如北辰。若不學而爲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爲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註〕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疏 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謂季氏者〕謂者、評論之辭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曰涼風西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也。〔云諸侯六者〕六、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諸侯故云六佾也。〔云卿大夫四士二者〕杜注左氏

傳及何注公羊傳皆云諸侯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也〔云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者〕據天子之佾人數也〔云魯以周公故者〕故周公有輔相成王攝天子位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還成王之故也〔云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由周公之故故受天子禮樂八佾舞也〔云今季云云者〕卑者濫用尊者之物曰僭也桓子家之豪強起於季氏文子武子平子悼子至桓子五世故後引稱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是也今孔子所譏皆譏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値故舉値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註〕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矣奚取於三家之堂〔註〕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疏三家至之堂○〔云三家者以雍徹者〕又譏其失也三家卽是仲孫、叔孫、季孫也並皆僭濫故此幷責之也季氏爲最惡故卷初獨言季氏也雍者詩篇名也徹者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乃徹祭器于時三家祭竟亦歌雍詩以徹祭饌故云三家者以雍徹也〔云子曰云云者〕前是祭者之言此是孔子語也孔子稱雍詩之曲以譏三家也相、助也辟、猶諸侯也公、二王之後也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曲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後而天子容儀盡敬穆穆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何諸侯二王後及天子穆穆乎既無此事何用空歌此曲於其家之廟堂乎或問曰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後那亦歌此曲耶荅曰既用天子禮樂故歌天子詩也或通云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則備設此諸官也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僭魯也○〔註〕馬融曰至者也○〔云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者〕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嫡子莊公爲君而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也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後子孫皆以其先仲叔季爲氏故有此三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

家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周頌云云者〕天子徹祭所以歌雍者雍詩云有客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自雍和而至皆並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天子威儀又自穆穆是禮足事竟所以宜徹故歌之以樂神也〇〔註〕苞氏曰至堂耶〇〔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者〕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云穆穆云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云今王家云云者〕大夫稱家今三卿之祭但有家臣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有何辟公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註〕苞氏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 疏 子曰至樂何〇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註〕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苞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 疏 林放問至寧戚〇〔云林放問禮之本者〕問孔子求知禮之本也〔云子曰大哉問者〕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竟此答之也奢、奢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爲失也然爲失雖同而成敗則異奢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寧儉也〔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易、和易也戚、哀過禮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所以是本若和易及過哀皆是爲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過哀故云寧戚也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荅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誡當時也〇〔註〕苞氏曰至戚也〇就注意即所荅四失從二即是禮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註〕苞氏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疏子曰至亡也○此章重中國賤蠻夷也。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曰。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爲師。理同禽獸也。釋惠琳曰。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註〕苞氏曰。諸夏中國也。○謂中國爲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爲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註〕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註〕苞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疏季氏旅至放乎○〔云季氏旅於泰山者〕又譏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諫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季氏濫祀。故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仕彼家。那不能諫止其濫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不能、謂季氏豪僭。雖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子更說季氏之失。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歎也。〔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曾之言則也。乎、助語也。孔子曰。林放尙能問禮本。況泰山之神聰明正直。而合歆此非禮之祀也乎。若遂歆此非禮之食。則此神反不如林放也。既必無歆理。豈可誣罔而祭之乎。故云則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註〕馬融曰至禮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者〕泰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爲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爲非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註〕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註〕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註〕

馬融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疏子曰至君子○此章明射之可重也〔云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恆謙卑自牧退讓明禮故云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爵士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士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己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云揖讓而升下者〕射儀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而飲者〕謂射不如者而飲罰爵也射勝者黨酌酒跪飲於不如者云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己勝爲能不以彼負爲否善彼所以不中者非彼不能政是有疾病故也酒能養病故酌酒飲彼示養彼病故云敬養也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而不如者亦跪受酒而云賜灌灌猶飲也言賜飲者服而爲敬辭也〔云其爭也君子者〕夫小人之爭必攘臂厲色今此射雖心止不忘中而進退合禮更相辭讓跪授跪受不乖君子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註〕王肅曰至飲也○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註〕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爭也君子也算、猶籌也射者比結朋黨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故云多算也中少則算少故云少算也凡情得勝則自爲矜貴今射雖多算當猶自酌酒以飲少算不敢自高是君子之所爭也故云君子之所爭也然釋此者云於射無爭非今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牧後己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繼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略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爲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理之常也雖心在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求中以辭養不爲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

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爲反論文背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旨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之證益明矣范甯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註〕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註〕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註〕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註〕苞氏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

疏　子夏問至已矣○〔云子夏問云云者〕此是衞風碩人閔莊姜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衞侯不好德而不荅故衞人閔之也巧笑笑之美者也倩巧笑貌也言人可憐則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美目目之美者也盼動目貌也言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絢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閒五采使成文章也言莊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禮自能結束如五采得白分閒乃文章分明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何謂以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荅子夏也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禮以自約束如畫者先雖布衆采陸映然後必用白色以分閒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云曰禮後乎者〕子夏聞孔子云繪事後素而解特喻人雖可憐必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云者〕起發也予我也孔子但言繪事後素而子夏仍知以素喻禮是達詩人之旨以起發我談故始可與言詩也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荅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廣引理以荅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云繪事後素本政是以素喻禮子夏荅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註〕此上至逸也○〔云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者〕巧笑及美目即見衞風碩人第二章〔云其下一句逸也者〕素以爲絢之一句也已散逸則衞風所無也○〔註〕鄭玄曰繪畫文也○又刺縫成文則謂之繡畫之成文謂之爲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註〕苞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註〕鄭玄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疏 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殷之後失禮也。〔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成也。夏桀失國。周封其後東樓公於杞。當于周末。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言之。但杞君昏闇。不足與共成其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殷禮、殷湯之禮。即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書也。宋、殷之後所封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湯之禮。吾亦能言。但于時宋君昏亂。不足以與共成之也。〔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義也。文、文章也。獻、賢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與成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吾豈不與成之乎。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註〕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疏 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祭失禮也。禘者、大祭名也。周禮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又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且依注梗概而談也。謂爲禘者。諦也。謂審諦昭穆也。灌者。獻也。酌鬱鬯酒獻尸。灌地以求神也。禮、禘必以毀廟之主陳在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序諦昭穆。而後共合食堂上。未陳列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求神。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逆祀。尸主亂次。當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後。逆列已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往、猶後也。不言祫。唯云禘者。隨爾時所見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者〕列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爲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

之孫爲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云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義云禘祫禮同皆取毀廟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穆在太祖廟堂也〔云灌者云云者〕鬱鬯煮鬱金之草取汁釀黑秬一秬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爲鬯鬯亦曰秬鬯也若又擣鬱金取汁和莎沸於此暢則呼爲鬱鬯但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珪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暢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太宗執璋瓚亞灌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魯爲云云者〕躋升也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僖庶子而年長閔嫡而幼莊公薨而立閔公爲君則僖爲臣事閔閔薨而僖立爲君僖後雖爲君而昔是經閔臣至僖薨列主應在閔下而魯之宗人夏父弗忌佞僖公之子文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小故升僖於閔上逆祀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荅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註〕苞氏曰孔子謂

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

疏　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禘之說者〕或人聞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說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荅或人曰不知禘禮舊說也所以然者若依舊說而荅之則魯乖禮之事顯若依魯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既欲爲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爲國諱而荅以不知遂更不說則千載之後長言禘禮爲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此也此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一手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子自指其掌

也。○〔註〕孔安國曰至諱也
○臣爲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註〕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疏 祭如至不祭○〔云祭如在者〕此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爲魯祭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既並須如在。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己義也。孔子言我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人代攝。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所以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所好樂嗜欲。事事如生存時也。○〔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既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註〕孔安國曰。王孫賈、衞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註〕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疏 王孫賈問至禱也○〔云王孫賈問云云者〕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牖。牖內隱奧。無事恆尊者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家爲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衞。執政爲一國之要。能爲人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外而實要。爲衆人所急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奧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爲尊。而交無事。如室之奧。雖尊而無事也。並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衞。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如人之媚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何謂。使孔子悟之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識賈之詐。故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爲曲情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

無所祈禱衆邪之神也。〇〔云王孫賈衛大夫也者〕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是時仕衛爲大夫也。〔云欲使云云者〕昵、猶親近也。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之也。〇〔註〕孔安國曰至神也〇若不依注。則復一釋。欒肇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註〕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疏**　子曰至從周〇〔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周、周代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明著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既極備。爲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子入大廟。〔註〕苞氏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註〕孔安國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註〕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疏**　子入至禮也〇〔云子入大廟者〕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助祭。故得入周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大廟中事及物。孔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云者〕孰、誰也。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子爲鄹人子也。世人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禮者自當徧識一切。不應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鄹人子知禮乎。〔云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譏己多問。故釋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脫。愈知愈問。是敬愼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註〕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興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但不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爲力不**

同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 疏 子曰至道也○〔云射不主皮者〕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射乃多種今云不主皮者則是將祭擇士之大射也張布爲棚而用獸皮飾其中央必射之取中央故謂主皮也然射之爲禮乃須中質而又須形容兼美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樂然後以中皮爲美而當周衰之時禮崩樂壞其有射者無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中故孔子抑而解之云射不必在主皮也〔云爲力不同科者〕爲力謂力役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爲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周末則一概使之無復強弱三科與古爲異此明古不同科也〔云古之道也者〕射不主皮及爲力不同科二事皆是古有道之時法也故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至爲之○〔云射有五善者〕引周禮鄉大夫射五物之法以證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也者〕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身體和韻故云體和也〔云二曰和容有容儀也者〕二則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先和志有容儀後乃取中於質質即棚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射時有歌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令與雅頌之聲和合也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故孔子曰何以射何以聽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云五曰興武興舞同也者〕非唯聲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云天子有三侯者〕侯即射棚也謂棚爲侯者天子中之以威服諸侯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故禮云射爲諸侯也尚書云侯以明之是也〔云熊虎豹皮爲之者〕三獸之皮各爲一侯故有三侯也所以用此三獸者三獸雄猛今取射之示能伏服猛也天子大射張此三侯天子射猛虎諸侯射熊卿大夫射豹也然此注先言熊者隨語便無別義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註〕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 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

〔註〕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 疏 子貢欲至其禮○〔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告朔者人君每月旦於廟告此月朔之至也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大廟告於大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大

廟。並用牲。天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餼者、腥羊也。腥牲曰餼。〔云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者〕孔子不許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徒進羊爲費。故云愛羊也。而我不欲去羊者。君雖不告朔。而後人見告朔之羊。猶識舊有告朔之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有禮。故云我愛其禮也。〇〔註〕鄭玄曰至羊也〇〔云牲生曰餼者〕鄭注詩云。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而鄭今云牲生曰餼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殺而腥送。故賜愛之也。〔云禮人君云云者〕告朔之祭。周禮謂爲朝享也。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侃案。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事大。故用牛。魯不告帝。故依諸侯用羊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文公是僖公之子也。起文公爲始而不視告於朔也。始文經宣成襄昭定至哀公時。子貢當於定末及哀時也。然謂月旦爲朔者。朔者、蘇也。生也。言前月已死。此月復生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註〕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疏　子曰至諂也〇當于爾時。臣皆諂佞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譏謂爲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註〕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疏　定公問至以忠〇〔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哀公父也。亦失禮而臣不服也。定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於君使臣臣事君之法禮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因斥定公也。言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孔安國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疏　子曰至不傷〇〔云關雎樂而不淫者〕關雎者、即毛詩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橫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

故孔子解之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爲政風之美耳。非爲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江熙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思窈窕、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傷也。故李充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註〕孔安國曰至和也○鄭玄曰。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失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註〕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註〕苞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註〕苞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註〕

疏 哀公問至不咎○〔云哀公問社於宰我者〕社、社稷也。哀公見社稷種樹之不同。故問宰我也。哀公、魯君也。宰我、孔子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也。鄭論本云問主也。〔云宰我對曰云云者〕宰我答社稷樹三代所居不同。故有松柏之異也。然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云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悚敬之心。今欲微諷哀公。使改德脩行。故因於答三代木竟而又矯周樹用栗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栗。謂種栗而欲使民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而社既種栗。而民不戰栗何也。然謂曰爲謂者。猶曰者未仁、及不曰如何之類也。〔云子聞之者〕孔子聞宰我說使民戰栗之言也。〔云曰成事不說者〕聞而譏宰我也。言種栗是隨土所宜。此事之成。著乎三代。汝今妄說曰使民戰栗。是壞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此指哀公也。言哀公爲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畢遂。此豈汝之可諫止也。〔云既往不咎者〕此斥宰我也。言汝不本樹意而妄爲他說。若餘人爲此說。則爲可咎責。今汝好爲謬失。而此事既已往。吾不復追咎汝也。是咎之深也。猶於予與何誅之類也。○〔註〕孔安國曰至栗

也○〔云凡建云云者〕出周禮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主土生。土生必令得宜。故用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河東宜松。殷居亳。亳宜柏。周居鄷鎬。鄷鎬宜栗也。〔云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者〕本在隨土所宜而宰我妄說其義。是不本其意也。〔云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者〕便謂用栗是使民戰栗也。依注意。即不得如先儒言曰使民戰栗是哀公語也○〔註〕苞氏曰至解也○依注亦得爲向解也。○〔註〕苞氏曰至止也○亦得爲向解也。○〔註〕苞氏曰至後也○此注亦得爲向者之解也。又一家云三語幷譏宰我也。故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覆成矣。遂事不諫。而哀謬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案李充說。是三事幷誡宰我。無令後日復行也。然成遂往及說諫咎之六字。先後之次。相配之旨。未都可見。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說。事政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先後相配。各有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註〕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註〕苞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註〕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幷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註〕苞氏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註〕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疏〕子曰至禮也○〔云管仲之器小哉者〕管仲者、齊桓公之相。管夷吾也。齊謂之仲父。故呼爲管仲也。器者、謂管仲識量也。小者、不大也。言管仲識量不可大也。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云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聞孔子云管仲器小。便謂管仲慳儉。故問云儉乎。〔云曰管氏云云者〕孔子又答

或人說管仲不儉也。三歸者、管仲娶三國女爲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也。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以一大國爲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又夫人之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爲妾。又二小國之女來爲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既每國三人。三國故九人也。大夫婚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爲正妻。二人姪娣從爲妾也。管仲是齊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又諸侯國大事多。故立官各職。每人輒爲一官。若大夫則不得官官置人。但每一人輒攝領數事。管仲是大夫。而立官各人。不須兼攝。故云官事不攝也。既女多官廣。費用不少。此則非儉者所爲。故云焉得儉也。〔云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者〕又或人問也。或人聞孔子云不儉。故更問云。若如此。則是管仲知禮乎。然猶如此也。〔云曰邦君云云者〕又答或人云管仲不知禮也。邦君、謂諸侯也。樹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別外內。禮、天子諸侯並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起敬。天子尊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爲之。諸侯尊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內爲之。今黃閣板障是也。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於門。政當在庭階之處耳。管仲是大夫。亦學諸侯於門立屏。故云亦樹塞門。〔云邦君爲云云者〕又明失禮也。禮、諸侯與鄰國君相見。共於廟飲燕。有反坫之禮。坫者、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在於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其酒爵於坫上。故謂此堆爲反坫。大夫無此禮。而管仲亦僭爲之。故云亦有反坫也。〔云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者〕結於答也。孰、誰也。言若謂管仲此事爲知禮。則誰復是不知禮者乎。然孔子稱管仲爲仁。及匡齊不用兵車。而今謂爲小。又有此失者。管仲中人。寧得圓足。是故雖有仁功。猶不免此失也。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勳。宏振風義。遺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謗分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爲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爲小也。〔註〕苞氏曰至儉也。〔云三歸者娶三姓女者〕然媵與夫人與大國宜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三姓者。當是誤也。〔云攝猶兼云云者〕攝、並也。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宜幷事。今云不攝。是不幷。不幷是不儉也。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註〕鄭玄曰至坫上。〔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者〕爵、謂杯也。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門堂而中央之門堂無西東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謂柱爲楹。東柱爲東楹。西柱爲西楹。西楹之東。東楹之西。卽謂此地爲兩楹間也。〔云人君有別

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今黃閣用板爲鄣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今大廟中門內作屏鄣之也〔云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者〕既云各反則是各兩爵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註〕大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註〕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和諧皦如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矣〔註〕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

疏　子語至成矣○〔云子語云云者〕魯大師魯之樂師也魯國禮樂崩壞正音不存故孔子見魯之樂師而語使其知正樂之法故云樂其可知也已〔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並是所語可知之聲也翕習也言正樂初奏其聲翕習而盛也〔云從之純如也者〕從放縱也言正樂始奏翕習以後又舒縱其聲其聲則純一而和諧言不離析散逸也〔云皦如也者〕言雖純如而如一其音節又明亮皎皎然也〔云繹如也者〕繹尋續也言聲相尋續而不斷絕也〔云以成矣者〕奏樂如此則是正聲一成也○〔註〕縱之至三者也○三者純皦繹也

儀封人請見〔註〕鄭玄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註〕苞氏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註〕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註〕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疏　儀封至木鐸○〔云儀封人請見者〕儀衛邑名也封人守衛邑之堺吏也周人謂守封疆之人爲封人也時孔子至衛而封人是賢

者。故請諸弟子求見於孔子也。〔云曰君子云云者〕此封人請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宜爲通聞。故引我恆例以語諸弟子。使爲我通也。斯、此也。言從來若有君子來至此衞地者。我未嘗不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從者、卽是弟子隨孔子來者也。聞其言而爲通達。使得見也。〔云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竟而出也。二三子、卽是向爲封人通聞之弟子也。喪、猶亡失也。封人見竟出而呼孔子弟子而語之云。二三子。汝何所憂患於孔子聖道亡失乎。必不亡失也。〔云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道不亡失之由也。言事不常一。有盛必有衰。衰極必盛。當今天下亂離。無道已久。久亂必應復興。興之所寄。政當在孔子聖德將喪亡之時也。〔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言今道將興。故用孔子爲木鐸以宣令之。孫綽曰。達者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覩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亂亡。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玄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註〕孔安國曰。至下也。○鐸用銅鐵爲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爲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爲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又月令云。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是其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註〕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註〕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疏 子謂至善也○〔云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此詳虞周二代樂之勝否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爲名。韶、紹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不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會合當時。亦未必事理不惡。故美善有殊也。韶樂所以盡美又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武王樂也。天下之民。樂武王干戈。故樂名武也。天下樂武王從民而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云未盡善也。○〔註〕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注不釋盡美而釋盡善者。釋其異也。○〔註〕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注亦釋其異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疏子曰至之哉○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爲君居上者寬以得衆。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爲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爲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爲乖禮。故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疏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爲染著。遇善則升。逢惡則墜。故居處宜愼。必擇仁者之里也。所以次前者。明季氏之惡由不近仁。今示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爲美。〔註〕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擇不處仁。焉得智。〔註〕鄭玄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理。不得爲有智也。疏子曰至得智○〔云里仁爲美者〕里者、民之所居處也。周家去王城百里謂之遠郊。遠郊內有六鄉。六鄉中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爲之六遂。遂中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也。仁者、博施濟衆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以爲美也。里仁既爲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云擇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尙以仁地爲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註〕鄭玄曰至善也○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註〕孔安國曰。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註〕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安仁。〔註〕苞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智者利仁。〔註〕王肅曰。智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疏子曰至利仁○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宜也。〔云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約、猶貧困也。夫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斯濫爲盜。故不可久處

也。〔云不可以長處樂者〕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爲驕溢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己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註〕王肅曰至之也○知仁爲美而性不體之。故有利乃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註〕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疏 子曰至惡人○夫仁人不佞。故能言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人也。雍也仁而不佞。是也。○〔註〕孔安國曰至惡也○亦得爲向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疏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誠也。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爲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註〕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註〕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註〕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註〕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顚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疏 子曰至於是○〔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者〕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位高則爲他所崇敬。財多則爲他所愛。夫人生則莫不貪欲此二事。故云是人所欲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然二途雖是人所貪欲。要當取之以道。則爲可居。若不用道理而得。則不可處也。〔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者〕乏財

曰貧無位曰賤賤則爲人所欺陵貧則身困凍餒此二事者爲人所憎惡故云是人之所惡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有道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衾不可除去我正道而更作非理邀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爲君子者政由我爲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者〕終食食閒也仁既不可去故雖復飲食之閒亦必心無違離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云顚沛必於是者〕顚沛僵仆也言雖身致僵仆亦必心不違於仁也○〔註〕孔安國曰至處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註〕時有至之也○時有否泰運有通塞雖所招非己分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顚沛不更他方橫求也○〔註〕顚沛僵仆也○僵仆猶倒踣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註〕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爲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註〕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蓋

子曰至見也○〔云我未見好仁者者〕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言我未見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云惡不仁者者〕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者若見他人不仁而己憎惡之者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人也〔云好仁者無以尚之者〕尚猶加勝也言若好仁者則爲德之上無復德可加勝此也故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云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者〕好仁者故不可加善若知惡憎於不仁者其人亦卽是仁故云其爲仁也〔云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此是

惡不仁者之功也。言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曰。不仁、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爲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云有能云云者〕又歎世無有一日能行仁者也。言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未見有此人也。言只故不行耳。若行之。則力必足也。〔云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者〕孔子既言無有。復恐爲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註〕孔安國曰至優也○如前解也。○〔註〕孔安國曰至見也○誣猶謂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爲謂也。君子可欺不可謂。故云蓋有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疏 子曰至仁矣○〔云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過猶失也。黨、黨類也。人之有失。各有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之當就其輩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者〕若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人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曰至仁也○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怨。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歎世無道。故言設使朝聞世有道。則夕死無恨。故云可矣。欒肇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爲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爲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己憂世不爲身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疏 子曰至議也○若欲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無志之人。故不足與共謀議於道也。一云。不可與其共行仁義也。李充曰。夫貴形骸之

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爲者、乃使家人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註〕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疏　子曰至比也○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註〕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註〕孔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註〕孔安國曰。安於法也。小人懷惠。〔註〕苞氏曰。惠、恩惠也。疏　子曰至懷惠○〔云君子懷德者〕懷、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有德之事。〔云小人懷土者〕小人不貴於德。唯安於鄉土。不期利害。是以安之。不能遷也。一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大王在岐下。輦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例也。〔云君子懷刑者〕刑、法也。言君子之人安於法則也。〔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利人也。小人不安法。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註〕孔安國曰。重遷也○重、猶難也。以遷徙爲難。不慕勝而數遷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註〕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之者也。多怨。〔註〕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疏　子曰至多怨○〔云放於利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行者也。〔云多怨者〕若依利而行者、則爲怨府。

故云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註〕何有者。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註〕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疏 子曰至禮何○〔云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者〕爲、猶治也。言人君能用禮讓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云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者〕若昏闇之君。不爲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故江熙曰。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雖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求爲可知也。〔註〕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疏 子曰至知也○〔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位。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闇。無德以處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也求爲可知也者〕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見知也。故云不患莫己知也。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註〕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疏 子曰至已矣○〔云參乎者〕呼曾子名。欲語之。參、曾子名也。〔云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執一統衆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曾子曉孔子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諮問也。〔云子出者〕當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答竟後。而孔子出

声去〔云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曾子答弟子。釋於孔子之道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忖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己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可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唯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註〕孔安國曰。喻、猶曉也。疏　子曰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人所曉於財利。故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註〕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疏　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焉者〕言人若見賢者。當自思願修礪與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顧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註〕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註〕苞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疏　子曰至不怨○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可遂己之諫也。獲不致極而諫。雖復致諫。猶當微微納進善言。不使頷頷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母志不從己諫。則己仍起敬起孝。且不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有過。下氣柔聲。怡色以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是也。〔云勞而不怨者〕若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則己不敢辭己之勞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然夫諫之爲義。義在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之過。又諫君之失。不隱君之過。並爲可疑。舊通云。君親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

此云事父母幾諫而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鄭玄曰合幾微諫也是知並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爲過大甚則亦不得不極於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眞假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眞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共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偏有益乃言之亦不恆爲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言或問曰春秋傳晉魏戊告於閻沒女寬言父之過此豈不亦言乎荅春秋之書非復常準苟取權宜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言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義主匡弼故云有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著事同是其俱如向釋又在三有師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以然者師常居明德無可隱無可隱故亦無犯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註〕鄭玄曰方、猶常也 疏 子曰至有方○方、常也曲禮云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註〕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 疏 子曰至以懼○〔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可爲定故爲人子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云一則以喜者〕此宜知年之事也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怖懼也○〔註〕孔安國曰至懼也○亦得如向解又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形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懼也見年高所以喜見形老所以懼也而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

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註〕苞氏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疏　子曰至逮也○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輕出言者。恥身行之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故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註〕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疏　子曰至鮮矣○鮮、少也。言以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註〕苞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疏　子曰至於行○訥、遲鈍也。敏、疾速也。君子欲行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註〕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言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而必有善鄰里故也。魯無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註〕方以至孤也○於前解爲便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註〕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疏　子游曰至疏矣○斯、此也。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註〕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論語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者、孔子弟子也。此篇明時無明君聖人獲罪者也。所以次前者。言公冶雖在枉濫縲紲而爲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冶次里仁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註〕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也。○子謂至妻之○〔云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公冶長、弟子也。可妻者。孔子欲以女嫁之。故先評論而謂可妻也。〔云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者〕既欲妻之。故備論其由來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用黑索以攣係罪人也。冶長賢人。于時經枉濫。在縲紲之中。雖然。實非其罪也。〔云以其子妻之者〕評之既竟。而遂以女嫁之也。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別有一書名爲論釋云。公冶長從衞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卽得其兒也。已死。卽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嗜嗜。冶長含笑。吏啓主。冶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冶長。雀何所道而笑之。冶長曰。雀鳴嘖嘖嗜嗜。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冶長解鳥語。故聊記之也。○〔註〕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疏〔云子謂南容者〕又評南容也。〔云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明南容之德也。若遭國君有道。則出仕官。不廢己之才德也。若君無道。則危行言遜。以免於刑戮也。刑戮通語耳。亦含輕重也。〔云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論之既畢。孔子以己兄女妻之也。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己女妻公冶。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〇〔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姓南宮名縚也。又名閱也。

子謂子賤。〔註〕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註〕苞氏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疏子謂至取斯〇〔云子謂子賤者〕亦評子賤也。〔云君子哉若人者〕此通所評之事也。若人、如此人也。言子賤有君子之德。故言君子哉若此人也。〔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因美子賤又美魯也。焉、安也。斯、此也。言若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君子之行而學之乎。言由魯多君子。故子賤學而得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註〕孔安國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註〕苞氏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疏子貢問至璉也〇〔云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聞孔子歷評諸弟子而不及己。己獨區區已分。故因諮問何如也。〔云子曰汝器也者〕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云曰何器也者〕器有善惡。猶未知己器云何。故更問也。〔云曰瑚璉也者〕此答

定器有善分也。瑚璉者、宗廟寶器。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之貴者也。或云。君子不器。器者用必偏。瑚璉雖貴。而爲用不周。亦言汝乃是貴器。亦用偏也。故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爲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爲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況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也。○〔註〕苞氏曰至貴者也○〔云瑚璉者黍稷器也者〕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欒肇曰。未詳也。然夏殷各一用盛黍稷之飯也。〔云夏曰瑚云云者〕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欒肇曰未詳也。然夏殷各一名。而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俱容一斗二升。以簠盛黍稷。以簋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簠簋。而遠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爲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簞瓢陋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註〕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

〔註〕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也。疏或曰至佞也○〔云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或人云。弟子冉雍、甚有仁德。而不能佞媚求會時也。〔云子曰焉用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躬自足。焉用作佞爲也。〔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更說佞人之爲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人。捷給無實。則數爲人所憎惡也。〔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者〕憎佞爲惡之深。故重答距於或人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註〕孔安國曰。開、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子悅。〔註〕鄭玄曰。喜其志道深也。疏子使至子悅○〔云子使漆彫開仕者〕孔子使此弟子出仕官也。〔云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答也。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答云、言己學業未熟。未能究審。則不爲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故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

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云子悅者〕孔子聞開言而欣悅也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己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註〕馬融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子路聞之喜〔註〕孔安國曰喜與己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註〕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

疏　子曰至取材○〔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桴者編竹木也大曰筏小曰桴孔子聖道不行於世故或欲居九夷或欲乘桴泛海故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云從我者其由也與者〕由子路名也言從我浮海者當時子路也故云其由與〔云子路聞之喜者〕子路聞孔子唯將與己俱行所以喜也〔云子曰由也好勇過我者〕然孔子本意託乘桴激時俗而子路信之將行既不達微旨故孔子不復更言其實且先云由好勇過我以戲之也所以云過我者我始有乘桴之言而子路便實欲乘此是勇過我也〔云無所取材者〕又言汝勇乃過勝於我然我無所覓取爲桴之材也○〔註〕鄭玄曰至同耳○〔云子路信云云者〕此注如向釋也〔云一曰云云者〕此又一通也此意亦與前不乖也〔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者〕此注則微異也哉送句也言子路信我欲行而所以不顧望者言將我入海不復取餘人哉言唯取己也〔云古字材哉同耳者〕古作材字與哉字同故今此字雖作材而讀義應曰哉也又一家云孔子爲道不行爲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竝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註〕孔安國曰

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註〕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註〕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不知其仁也。疏 孟武伯問至仁也○〔云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者〕武伯問孔子云弟子中有子路。是仁人不乎。〔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也。所以云不知者。范甯曰。仁道弘遠。仲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指言無仁。非奬誘之教。故託云不知也。〔云又問者〕武伯得答不知。而意猶未已。故更問云。子路定有仁不乎。故范甯曰。武伯意有未愜。或似仲尼有隱。故再問也。〔云子曰由也云云者〕賦、兵賦也。孔子得武伯重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才伎。然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之兵賦、仕爲諸侯之臣也。〔云不知其仁也者〕言唯知其才堪而猶不知其仁也。〔云求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孔子弟子冉求。其有仁不乎。故云何如也。〔云子曰求也云云者〕亦不答仁而言求之才亦堪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百乘之家。三公采地也。言求才堪爲千室百乘之邑宰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結答不知其仁也。〔云赤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弟子公西華有仁不乎。〔云子曰赤也云云者〕亦唯答赤之才能也。束帶立於朝。謂赤有容儀。可使對賓客言語也。故范甯曰。束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相聘享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不答有仁也。○〔註〕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言子路未能全受此仁名。故云不知也。○〔註〕孔安國曰。至家臣○〔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者〕今不復論夏殷。且作周法。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何以然。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爲三公采。五十里爲卿采。二十五里爲大夫采地。故畿外準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

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云諸侯千乘者〕謂上公也。〔云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者〕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注雜記及此竝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〇〔註〕馬融曰至人也〇行人。謂宜使爲君出聘鄰國。及接鄰國之使來者也。周禮有大小行人職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註〕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註〕苞氏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疏　子謂至如也〇〔云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者〕孰、誰也。愈、勝也。孔子問子貢。汝與顏回二人才伎誰勝者也。所以須此問者。繆播曰。學未尚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云對曰云云者〕答孔子以審分也。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至二也。〔云子曰弗如也者〕弗、不也。孔子聞子貢之答。分有懸殊。故定之云不如也。〔云吾與汝弗如也者〕孔子既答子貢之不如。又恐子貢有怨。故又云吾與汝皆不如也。所以安慰子貢也。〇〔註〕苞氏曰至心也〇〔云既然子貢弗如者〕釋前弗如也。〔復云云者〕苞意如向解。而顧歡申苞注曰。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故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侃謂顧意是言我與爾俱明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宰予晝寢。〔註〕苞氏曰。宰予、弟子宰我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註〕苞氏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註〕王肅曰。圬、墁也。二者喻雖施功

猶不成也。於予與何誅。〔註〕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註〕孔安國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疏宰予至改是○〔云宰予晝寢者〕寢、眠也。宰予惰學而晝眠。故爲之作譬也。朽、敗爛也。彫、彫鏤刻畫也。夫名工巧匠。所彫刻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故云朽木不可彫。〔云糞土之牆不可圬也者〕牆、謂墻壁也。圬、謂圬墁之使之平泥也。夫圬墁牆壁。若牆壁土堅實者。則易平泥光飾耳。若墁於糞土之牆。則頹壞不平。故云不可圬也。所以言此二者。言汝今當晝而寢。不可復教。譬如爛木與糞牆之不可施功也。〔云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言所責者當責有智之人。而今宰予無智。則何責乎予。宰予與語助也。言不足責也。卽是責之深也。然宰我有此失者。一家云。其是中人。豈得無失。一家云。與孔子爲教。故託跡受責也。故珊琳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爲影響者也。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云子曰云云者〕始、謂孔子少年時也。孔子歎世醨薄之跡。今異昔也。昔時猶可。故吾少時聞於人所言。便信其能有行。故云而信其行也。〔云今吾云云者〕今、謂孔子末時也。不復聽言信行。乃更聽言而必又須觀見其行也。〔云於予與改是者〕是、此也。言我所以不復聽言信行而更爲聽言觀行者。起於宰予而改爲此。所以起宰予而改者。我當信宰予是勤學之人。謂必不懶惰。今忽正直晝而寢。則如此之徒。居然不復可信。故使我并不復信於時人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註〕苞氏曰。申棖、魯人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註〕孔安國曰。慾、多情慾也。疏子曰至得剛○〔云吾未見剛者者〕剛、謂性無慾者也。孔子言我未見世有剛性無慾之人也。〔云或對曰申棖者〕或有人聞孔子說而答之云。魯有姓申名棖者。其人剛也。〔云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者〕孔子語或人曰。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棖性多情慾。多情慾者必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註〕馬融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註〕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疏　子貢曰至及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自願無世人以非理加陵於我也。〔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又云我匪唯願人不以非理加於我。而我亦願不以非理加陵於人也。〔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孔子抑子貢也。言能不招人以非理見加。及不以非理加人。此理深遠。非汝分之所能及也。爾、汝也。故袁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己。盡得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註〕孔安國曰至己也○然不加人。人不加己。竝難可能。而注偏釋不加己者。略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註〕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自修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註〕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疏　子貢曰至已矣○〔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此歎顏氏之鑽仰也。但顏既庶幾與聖道相鄰。故云鑽仰之。子貢既懸絕。不敢言其高堅。故自說聞於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聖人之筌蹄。亦無關於魚兔矣。六籍者有文字章著。煥然可修耳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然典籍著見。可聞可觀。今不云可見而云可聞者。夫見之爲近。聞之爲遠。不敢言躬自近見。政欲寄於遠聞之而已。〔云夫子云云者〕夫子之言、即謂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註〕性者至聞也○〔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者〕人稟天地五常之氣以生曰性。性生也。〔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者〕元善也。亨通也。日新、謂日日不停。新新不已也。謂天善道通利萬物。新新不停者也。言孔子所稟之性、與元亨日新之道合德也。〔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者〕與元亨合德。故深微不可得而聞也。或云。此是孔子死後子貢之言也。故大史叔明云。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天道、如何注以此言之。與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難可復值。六籍即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

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侃案何注似不如此且死後之言凡者亦不可聞何獨聖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孔安國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疏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稟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有所聞於孔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有所聞恐行之不周故唯恐有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 疏 子貢問至文也○〔云子貢問云云者〕衛大夫孔叔圉以文爲謚子貢疑其大高故問於孔子也問其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 何德而謚文也〔云子曰云云者〕答所以謚文之由也敏疾速也言孔圉之識智疾速而所好在學若有所不知則不恥諮問在己下之人有此諸行故謂爲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註〕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疏 子謂至也義○〔云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言子產有四德並是君子之道也〔云其行己也恭者〕一也言其行己身於世常恭從不逆忤人物也〔云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若事君親及凡在己上者必皆用敬也〔云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其養民皆用恩惠也故孔子謂爲古之遺愛也〔云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得所宜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註〕周生烈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謚。名嬰也。疏　子曰至敬之○〔云晏平仲善與人交者〕言晏平仲與人結交有善也。〔云久而人敬之者〕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尼表焉。

子曰。臧文仲居蔡。〔註〕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棁。〔註〕苞氏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棁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智也。〔註〕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爲智也。疏　子曰至智也○〔云臧文仲居蔡者〕居、猶畜也。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以下不得畜之。文仲是魯大夫而畜龜。是僭人君禮也。〔云山節藻棁者〕此奢侈也。山節者、刻柱頭露節爲山。如今栱斗也。藻棁者、畫梁上侏儒柱爲藻文也。人君居室。無此禮。而文仲爲之。故爲奢也。宮室之飾。士去首去本。大夫達稜。諸侯刻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出穀梁傳。〔云何如其智也者〕時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其僭奢之事而譏時人也。故云何如其智也。○〔註〕苞氏曰至僭也○〔云蔡國云云者〕國君守國之龜出蔡地。因呼龜爲蔡也。〔云長尺有二寸者〕蔡地既出大龜。龜長尺二寸者因名蔡也。〔云居蔡僭也者〕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也。不得畜蔡也。文仲畜之。是僭濫也。○〔註〕苞氏曰至侈也○〔云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者〕言刻栭柱頭爲山也。栭是梁上柱名也。〔云棁者梁上楹也者〕梁上楹即是樑。樑即侏儒柱也。苞兩而言之。當是互明之也。刻樑頭爲山也。畫樑身爲藻文也。又有一本注云。山節者、刻櫨爐爲山也。〔云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者〕若以注意。則此是非僭也。正言是奢侈失禮。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註〕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何如也。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註〕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至他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名。皆如崔杼。無有可止

疏　子張問至得仁○〔云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者〕令尹、楚官名也。子文爲楚令尹。故曰令尹子文也。〔云三仕爲令尹無喜色者〕文子經仕楚三過爲令尹之官。而顏色未曾喜也。〔云三已之無慍色者〕已、謂黜止也。文子作令尹。經三過被黜。而亦無慍恚之色也。〔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雖三過被黜。每被黜受代之時。必以令尹舊政令告語新人。恐其不知解也。〔云何如也者〕子張問孔子。令尹行如此。是謂何人也。〔云子曰忠矣者〕孔子答、言臨代以舊告新。此是爲臣之忠者也。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孔子。如子文之行。可得謂爲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答曰。唯聞其忠。未知其何由得爲仁也。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侃案。李謂爲不智。不及注也。〔云崔子弑齊君者〕崔子、齊大夫崔杼也。弑其君莊公也。云弑者。夫上殺下曰殺。殺名爲卑也。下殺上曰弑。弑、試也。下之害上。不得卽而致殺。必先相試以漸。故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漸矣。如履霜以至堅冰也。〔云陳文子有馬十乘者〕陳文子亦齊大夫也。十乘、四十匹也。四馬共乘一車。故十乘有四十匹也。〔云棄而違之者〕文子見崔杼殺君。而己力勢不能討。故棄四十匹馬而違去此國。更往他邦。〔云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于時天下竝亂。國國皆惡。文子棄馬而去。復更至他邦。而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違、去也。文子所至新國又惡。故又去之也。〔云之至一邦者〕之、往也。去所至新國更復往一邦也。〔云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去初所至更往一國。一國復昏亂。又與齊不異。故

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已復更去也〔云何如者〕子張更問孔子言文子捨馬三至新邦屢違之事如此可謂爲何人也〔云子曰清矣者〕清清潔也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若如此文子之行則可謂爲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答子張曰其能自去只可得清未知所以得名爲仁也孫綽曰大哉仁道之弘以文子平粹之心無借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遯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蓮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李謂爲未智亦不勝爲未知也○〔註〕孔安國曰至於菟○楚鬬伯比外家是邳國其還外家通舅女生子既恥之仍遂擲於山草中此女之父獵還見虎乳飲小兒因取養之既未知其姓名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音烏塗此兒爲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後知其是伯比子故呼爲鬬穀於菟也後長大而賢仕楚爲令尹之官范甯曰子文是證也○〔註〕捐其四十匹馬○捐猶棄放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也〔註〕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證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疏　季文子至可矣○〔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者〕言文子有賢行舉事必三過思之也〔云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者〕孔子美之言若如文子之賢不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也斯此也有一通云言再過二思則可也又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愼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

子曰甯武子〔註〕馬融曰衞大夫甯俞也武謚也　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註〕孔安國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疏　子曰至及也○此章美武子德也〔云邦有道則智者〕言武子若值邦君有道則肆己智識以贊明時也〔云邦無道則愚者〕若值國主無道則卷智藏明詳昏同愚也〔云其智可及也者〕是其中人識量當其肆智之目故爲世人之可及也〔云其愚

不可及也者〕時人多街聰明故智識有及於武子者而無敢詳愚隱智如武子者故云其愚不可及也○〔註〕孔安國曰至及也○詳詐也王朗曰或曰詳愚蓋運智之所得緣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答曰智之爲名止於布德尙善動而不黜者也愚無預焉至於詳愚韜光潛綵恬然無用支流不恫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孫綽曰人情莫不好名成貴智而賤愚愚雖治亂異世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爲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易去華以保性者難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註〕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疏 子在至之也○〔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者〕孔子周流諸國在陳最久將欲反魯故發此辭再言歸與歸與者欲歸之意深也〔云吾黨云云者〕此是欲歸之辭也所以不直歸而必有辭者客住既久主人無薄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生愧故託爲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吾黨者謂我鄉黨中也小子者鄉黨中後生未學之人也狂者直進無避者也簡大也大謂大道也斐然文章貌也孔子言我所以欲歸者爲我鄉黨中有諸未學小子狂而無避進取正經大道輒妄穿鑿斐然以成文章皆不知其所以輒自裁斷此爲謬誤之甚故我當歸爲裁正之也○〔註〕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趨取也大道正經也既狂故取正典穿鑿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 疏 子曰至用希○此美夷齊之德也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希少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註〕孔安國曰至名也○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

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註〕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註〕孔安國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疏　子曰至與之○〔云孰謂微生高直者〕于時世人多云微生高用性清直。而孔子譏之。故云孰謂微生高直也。孰、誰也。〔云或乞醯焉者〕舉微生非直之事也。醯、酢酒也。或有人就微生乞醯者也。〔云乞諸其鄰而與之者〕諸、之也。時微生家自無醯。而爲乞者就己鄰有醯者乞之以與或人也。直人之行。不應委曲。今微生高用意委曲。故譏其非直。○〔註〕四鄰○四鄰、四面鄰里之家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註〕孔安國曰。足恭、便辟之貌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疏　子曰至恥之○〔云巧言令色足恭者〕謂已用恭情少而爲巧言令色足恭之者也。繆協曰。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己。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之適而曲媚於物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其既良直。故凡有可恥之事。而仲尼皆從之爲恥也。巧言令色足恭。是可恥之事也。〔云匿怨而友其人者〕匿、藏也。謂心藏怨而外詐相親友者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從丘明恥也。范甯曰。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匿怨而友其人。〔註〕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註〕孔安國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

伐善。〔註〕孔安國曰。自無稱己之善也。無施勞。〔註〕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註〕孔安國曰。懷、安也。疏顏淵至懷之○〔云顏淵季路侍者〕季路卽子路也。次第是季、侍孔子。卑在尊側曰侍也。〔云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盍、何不也。孔子話顏路曰。汝二人何不各言汝心中所思乎。〔云子路曰云云者〕衣、敝也。憾、恨也。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旣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憾也。故殷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己。推誠闇往。感思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云顏淵曰願無伐善者〕有善而自稱曰伐。善也。顏淵所願。願己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云無施勞者〕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云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說志旣竟。而子路又云願聞孔子志也。古稱師曰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也。願己爲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己。己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己。己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故也。繼肇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註〕苞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疏子曰至者也○已、止也。止矣乎者。歎此以下事久已無也。訟、猶責也。言我未見人能自見其所行事有過失而內自責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疏子曰至學也○丘、孔子名也。孔子自稱名。言十室爲邑。其中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也。但無如丘之好學耳。孫綽曰。夫忠信

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爲人。未足稱也。好之至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今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己。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一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餘爲不如丘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衞瓘曰。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論語雍也第六　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而時不與也。所以次前者。其雖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橫罪爲切。故公冶前明而雍也爲次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註〕苞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謂爲諸侯也。孔子言冉雍之德可使爲諸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　子曰。可也簡。〔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註〕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註〕苞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至簡乎○〔云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即冉雍也。問孔子曰。有人名子桑伯子。此是何人也。〔云子曰可也簡者〕可、猶可謂也。簡、謂疎大無細行也。孔子答曰。伯子之身所行可謂疎簡也。〔云仲弓曰云云者〕孔子答曰。伯子所行。可謂疎簡。故仲弓更諮孔子。評伯子之簡不合禮也。將說其簡不合於禮。故此先說於合禮之簡也。言人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能如此者。乃爲合禮。故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云居簡云云者〕此說伯子之簡不合禮也。而伯子身無敬而以簡自居。又行簡對物。物皆無敬而簡如此。不乃大簡乎。言其簡過甚也。〔云子曰雍之言然者〕雍論簡既是。故孔子然許之也。虞喜曰。說苑曰。孔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

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大簡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言書傳不見有子桑伯子也○〔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言伯子能爲簡略之行故云可也

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註〕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哀公問至者也○〔云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者〕哀公問孔子諸弟子之中誰爲好學者〔云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者〕答曰弟子之中唯有顏回好學〔云不遷怒者〕此舉顏淵好學分滿所得之功也凡夫識昧有所瞋怒不當道理唯顏回學至庶幾而行藏同於孔子故識照以道怒不乖中故云不遷遷猶移也怒必是理不遷移也〔云不貳過者〕但不能照機機非己所得故於己成過凡情有過必文是爲再過而回當機時不見己乃有過機後即知知則不復文飾以行之是不貳也故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然學至庶幾其美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爲當時哀公濫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云不幸短命死矣者〕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若顏子之德非應死而今死故曰不幸也命者稟天所得以生如受天教命也天何言哉設言之耳但命有短長顏生所得短者也不幸而死由於短命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云今也則亡者〕亡無也言顏淵既已死則無復好學者也然游夏文學著於四科而不稱之便謂無者何也游夏非體之人不能庶幾尚有遷有貳非關喪子唯顏生鄰亞故曰無也〔云未聞好學者也者〕好學庶幾曠世唯一此士難重得故曰未聞也○〔註〕凡人至行也○〔云凡人任情喜怒違理者〕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無偏故違理也〔云顏淵任道怒不過分者〕過猶失也顏子與道同行捨不自任己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物豈逃形應可怒者皆得其實故無失分也〔云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者〕照之故當理當理而怒之不移易也〔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者〕即用易繫爲解也未嘗復行謂不文飾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註〕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請益。曰。與之庾。〔註〕苞氏曰。十六斗爲庾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註〕馬融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註〕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

疏　子華使至繼富○〔云子華使於齊者〕子華、弟子公西赤字也。姓公西。名赤。有容儀。故爲使往齊國也。但不知時爲魯君之使、爲孔子之使耳。〔云冉子爲其母請粟者〕冉子、冉求也。其母、子華母也。請粟、就孔子請粟也。時子華既出使。而母在家。冉有由朋友之情。故爲子華之母就孔子請粟也。〔云子曰與之釜者〕孔子得冉求之請。故命與粟一釜。釜容六斗四升也。〔云請益者〕冉求嫌一釜之少。故更就孔子請益也。〔云曰與之庾者〕冉子既請益。故孔子令與之庾也。庾十六斗也。然初請唯得六斗四升。請益而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爲不次。政恐益足前釜。以成十六斗也。〔云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十六斛曰秉。五秉、八十斛也。孔子與粟既竟。故冉子又自以己粟八十斛與之也。〔云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者〕孔子說我所以與少。又說冉求不應與多意也。肥馬、馬之食穀者也。輕裘、裘之皮精毛軟及新綿爲著者也。若家貧則馬不食穀而瘦。裘用麤皮毛強而故絮爲著。縕袍是也。今子華往使於齊。去時所乘馬肥。其所衣裘輕軟。則是家富。其母不乏也。〔云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孔子曰。吾聞舊語。夫君子施但周贍人之急者耳。不係繼足人爲富蓄也。○〔註〕六斗四升曰釜也○春秋傳。昭公三年冬。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加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案如茲說。是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如馬注也。若鍾則六斛四斗也。○〔註〕苞氏曰十六斗爲庾也○然案苞注十六斗爲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旅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穀。案如陶旅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爲庾。即是聘禮之籔也。聘禮十六斗曰籔。不知苞賈當別有所出耳。○〔註〕馬融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是馬注與聘禮之籔同也。○〔註〕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非、猶譏也。孔子此語是譏冉求與子華母粟

之太多也。然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乏。爲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舊通者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容已乘肥馬衣輕裘而令母乏。必不能然矣。且夫子明言不繼富。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爲請與多者。明朋友之親。有同己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今不先直以己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已若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乏。故先請孔子。孔子再與。猶不至多。明不繼富也。已故多與。欲招不繼富之責。是知華母不乏也。華母不乏。而已與之。爲於朋友之義故也。不乏尙與。況乏者也。

原思爲之宰。〔註〕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註〕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子曰。毋。〔註〕孔安國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註〕鄭玄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疏 原思至黨乎○〔云原思爲之宰者〕弟子原憲也。孔子爲魯司寇。有采邑。故使原思爲邑宰也。〔云與之粟九百者〕九百、九百斗也。原憲既爲邑宰。邑宰宜得祿。故孔子以粟九百與之也。〔云辭者〕原性廉讓。辭不受粟也。〔云子曰毋者〕原辭不肯受。故孔子止之也。毋、毋辭也。〔云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又恐原憲不肯受。故又說云。汝莫辭。但受之。若無用。當還分與爾鄰里鄉黨也。此是示賢人仕宦潤澤州鄉之教也。云鄰里鄉黨者。內外互言之耳。鄰里在百里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註〕孔子爲魯司寇○余見鄭注本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註〕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漫云九百。而孔必知九百斗者。孔政當嫌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故應是斗也。宜與粟五乘亦相類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註〕犁、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

之美也。疏　子謂至舍諸○此明不以父無德而廢子之賢也。〔云子謂仲弓者〕仲弓父劣。當是于時爲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范甯曰。謂非必對言也。〔云曰犁牛之子騂且角者〕爲設譬者。犁、文也。雜文曰犁。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梨。犁、謂耕犁也。騂、赤色也。周家所貴也。角、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言假令犁牛而生好子。色角合禮也。〔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勿、猶不也。舍、猶棄也。言犁牛生好子。子既色角悉正。而時人或言此牛出不佳之母。急欲舍棄此牛而不用。特祭於鬼神。則山川百神豈薄此牛母惡而棄舍其子。遂不歆饗此祭乎。必不舍矣。譬如仲弓之賢。其父雖劣。若遭明王聖主。豈爲仲弓父劣。而舍仲弓之賢。不用爲諸侯乎。明必用也。故鮮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案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鄭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然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也。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且既云山川則宗廟亦可知。亦互言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註〕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疏　子曰至已矣○〔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仁是行盛。非體仁則不能。不能者心必違之。能不違者。唯顏回耳。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氏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勖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云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者〕其餘、謂他弟子也。爲仁立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註〕言餘至變也○既言三月不違。不違、故知移時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註〕苞氏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註〕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註〕孔安國曰。藝、謂多才能也。於從政

乎何有。疏季康子問至何有○〔云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者〕仲由、子路也。魯卿季康子問孔子曰。子路可使從政爲官長諸侯不也。〔云子曰由也果者〕答康子說子路才行可爲政也。言子路才性果敢。能決斷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解決斷。則必能從政也。何有、言不足有也。故衞瓘曰。何有者、有餘力也。〔云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子貢可使從政不也。〔云子曰賜也達者〕亦答才能也。言賜能達於物理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達物理。故亦云何有也。〔云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冉求何如。〔云子曰求也藝者〕又答才能也。言求多才能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有才能。故亦云何有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註〕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註〕孔安國曰。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註〕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註〕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疏季氏至上矣○〔云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者〕弟子閔損也。魯季氏采邑也。時季氏邑宰叛。聞閔子騫賢。故遣使召之爲費宰也。〔云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者〕子騫賢。不願與惡人爲宰。故謂季氏之使者曰。汝還。可善好爲我作辭。辭於季氏。道我不欲爲宰之意也。〔云如有復我者者〕復、又也。子騫曰。汝若不能爲我作善辭而令有使又來召我者。語在下也。〔云則吾必在汶上矣者〕汶、水名也。在魯北齊南。子騫時在魯。謂使者云。若又來召我。我當北渡汶水之上往入齊也。○〔註〕孔安國曰至數叛○〔云季氏不臣者〕強僭於魯。故曰不臣也。〔云而其邑宰數叛者〕其邑宰卽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故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是也。

伯牛有疾。〔註〕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註〕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註〕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註〕苞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疏　伯牛至疾也○〔云伯牛有疾者〕伯牛、弟子冉耕字也。魯人。有疾、有惡疾也。〔云子問之者〕孔子往問伯牛之疾差不也。〔云自牖執其手者〕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亦東首。令師從戶入於牀北。得面南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窗上而執其手也。〔云曰亡之者〕亡、喪也。孔子執牛手而曰喪之。言牛必死也。〔云命矣夫者〕亦是不幸之流也。言如汝才德。實不應死。而今喪之。豈非稟命之得矣夫、助語也。〔云斯人云云者〕斯、此也。言有此善人而嬰此惡疾。疾與人反。故歎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註〕孔安國曰。簞、笥也。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疏　子曰至回也○〔云賢哉回也者〕美顏淵之賢行。故先言賢哉回也。〔云一簞食一瓢飲者〕簞、竹筥之屬也。用貯飯。瓢、瓠片也。匏、持盛飲也。言顏淵食不重餚。及無雕鏤之器。唯有一簞食一瓢飲而已也。〔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云人不堪其憂者〕凡人以此爲憂。而不能處。故云不堪其憂也。〔云回也不改其樂者〕顏淵以此爲樂。久而不變。故云不改其樂也。〔云賢哉回也者〕美其樂道情篤。故始末言賢也。○〔註〕孔安國曰簞笥也○以竹爲之。如箱篋之屬也。○〔註〕孔安國曰至樂也○所樂則謂道也。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註〕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疏　冉求曰至汝畫○〔云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者〕冉求諮孔子曰。求之心誠非不喜悅夫子之道而欲行之。只才力不足。無如之何也。〔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孔子抑冉求無企慕之心也。言汝但學不行之矣。若行之而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耳。莫發初

自誠不能行也〔云今汝畫者〕畫止也汝今云力不足矣是汝自欲止耳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註〕馬融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 疏 子謂至人儒○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爲儒也但君子所習者道道是君子儒也小人所習者矜誇矜誇是小人儒也孔子語子夏曰當爲君子儒不得習爲小人儒也

子游爲武城宰〔註〕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 疏 子游至室也○〔云子游爲武城宰者〕子游弟子言偃字也時爲武城邑宰也〔云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者〕孔子問子游言汝作武城宰而武城邑民有好德行之人爲汝所得者不乎故云汝得人焉耳乎哉故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云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者〕答爲宰而所得邑中之人也澹臺滅明亦孔子弟子也言滅明每事方正故行出皆不邪徑於小路也一云滅明德行方正不爲邪徑小路行也〔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公事其家課稅也偃子游名也偃之室謂子游所住邑之廨舍也子游又言滅明既方正若非常公稅之事則不嘗無事至偃住處也舉其明不託狎倚勢於朋友也○〔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皆是送句之辭也○〔註〕苞氏曰至方也○公謂非公事不至偃室方謂不由徑

子曰孟之反不伐〔註〕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者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馬融

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疏　子曰至進也○〔云孟之反不伐者〕魯臣也。不伐、謂有功不自稱也。〔云奔而殿者〕此不伐之事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于時魯與齊戰。魯軍大敗退奔。而孟之側獨住軍後爲殿。以捍衛奔者。故曰奔而殿也。〔云將入門策其馬者〕門、魯國門也。策、杖也。初敗奔時在郊。去國門遠。孟之側在後。及還將至入國門。而孟之側杖馬令在奔者前也。然六籍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爲騎馬爲乘車也。〔云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其既在後。而國人皆迎之。謂己有功。己不欲獨受其功。故將入門。杖馬而云。我非敢在後距敵。政是馬行不進。故在後耳。所以杖馬示馬從來不進也。○〔註〕孔安國曰至功也○此不伐之源。魯哀公十一年。魯師及齊師戰于郊之事也。見春秋傳也。余見鄭注本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馬融曰至進耳○〔云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者〕故停軍後爲捍敵也。〔云人迎爲功之者〕在國人迎軍。見其在後而謂爲之有功。故云功之也。〔云馬不能前進耳者〕前、猶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註〕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也。

疏　子曰至世矣○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國之美人。善能淫欲者也。當于爾時。貴佞重淫。此二人竝有其事。故得寵幸而免患難。故孔子曰。言人若不有祝鮀佞反宜有宋朝美。若二者竝無。則難免今世之患難也。故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竝以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註〕孔安國曰至害也○〔云時世貴之者〕貴其能佞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者〕于時在衛通靈公夫人南子也。〔云及如宋朝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註〕孔安國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人出入要當從戶也。疏子曰至道也○道、先王之道也。人生得在世。皆由於先王道理而通。而世人多違理背道。故孔子爲譬以示解時惑也。言人之在室。出入由戶而通。亦如在世由道理而生。而人皆知出室由戶。而未知在世由道。故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莫、無也。斯、此也。故范甯云。人咸知由戶而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註〕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註〕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註〕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疏子曰至君子○〔云質勝文則野者〕謂凡行禮及言語之儀也。質、實也。勝、多也。文、華也。言若實多而文飾少。則如野人。野人鄙略。大樸也。〔云文勝質則史者〕史記書史也。史書多虛華無實。妄語欺詐。言人若爲事多飾少實。則如書史也。〔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等半。則爲會時之君子也。

子曰。人生也直。〔註〕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註〕苞氏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疏子曰至而免○〔云人生也直者〕言人得全生居世者。必由直行故也。故李充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云罔之生也幸而免者〕罔、謂爲邪曲誣罔者也。應死而生曰幸。生卽由直。若有誣罔之人。亦得生世者。是獲幸而免死耳。故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註〕馬融曰至道也○自終、謂用道故不橫夭殤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註〕苞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疏子曰至樂之者○〔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者〕謂學者

深淺也。知之、謂知學問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好學之以爲好者也。夫知有益而學之，則不如欲學之以爲好者也。故李充曰。雖知學之爲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中，故不如好之者篤也。〔云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者〕樂、謂歡樂之也。好有盈厭，故不如性歡而樂之。如顏淵樂在其中也。故李充曰。好有盛衰，不如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註〕王肅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疏　子曰至上也○此謂爲教化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也。有上上、上中、上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中、下下也。凡有九品。上上則是聖人。聖人不須教也。下下則是愚人。愚人不移，亦不須教也。而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卽以上道語於上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雖不可語上，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之以下。何者。夫教之爲法，恆導引分前也。聖人無須於教。故以聖人之道可以教顏。以顏之道可以教閔。斯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閔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亦可語上也。又以中品之上道教中品之中。又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卽中人亦有可以語之以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卽中人以下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卽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也。此云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大略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爲正中人也。以下卽六七八也。以上卽四三二也。○〔註〕王肅曰至可也○〔云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者〕謂聖人之道可教顏閔者也。〔云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者〕若分九品，則第五以上可以語上。第五以下不可語上。今但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語上。而復云中人以下。是再舉中人也。所以爾者。明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若中人之上可以語上。中人之下不可語上。故再言中人也。又一云。中人若遇善師則可上。若遇惡人則可下。故再舉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註〕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註〕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

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註〕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也。疏樊遲問至仁矣○〔云樊遲問智者〕問孔子爲智之道也。〔云子曰務民之義者〕答曰。若欲爲智。當務在化導民之義也。〔云敬鬼神而遠之者〕鬼神不可慢。故曰敬鬼神也。可敬不可近。故宜遠之也。〔云可謂智矣者〕如上二事。則可爲智也。〔云問仁者〕樊遲又問爲仁也。〔云子曰云云者〕獲。得也。言臣必先歷爲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則是仁也。若不先勞事而食。則爲不仁。故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爲仁矣○〔註〕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瀆。猶數近也。

子曰。智者樂水。〔註〕苞氏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山。〔註〕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智者動。〔註〕苞氏曰。自進。故動也。仁者靜。〔註〕孔安國曰。無欲。故靜也。智者樂。〔註〕鄭玄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仁者壽。〔註〕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疏子曰至者壽○陸特進曰。此章極辨智仁之分。凡分爲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爲第一。明智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爲第二。明智仁之用。先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爲第三。明智仁之功已有用。用宜有功也。〔云智者樂水者〕今第一。明智仁之性。此明智性也。智者、識用之義也。樂者、貪樂之稱也。水者、流動不息之物也。智者樂運其智化物。如流水之不息。故樂水也。〔云仁者樂山者〕此卽明仁者之性。仁者、惻隱之義。山者、不動之物也。仁人之性。願四方安靜。如山之不動。故云樂山也。〔云智者動者〕此第二。明用也。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云仁者靜者〕仁者何故如山耶。其心寧靜故也。〔云智者樂者〕第三。明功也。樂、懽也。智者得運其識。故得從心而暢。故懽樂也。〔云仁者壽者〕性靜如山之安固。故壽考也。然則仁既壽不樂。而智樂不必壽。緣所役用多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註〕苞氏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疏子曰至於道○

太公封於營丘之地爲齊國。周公封於曲阜之地爲魯國。周公大聖。太公大賢。賢聖既有優劣。雖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微異。故末代二國齊有景公之晉闕。魯有定公之寡德。然其國猶有望旦之遺風。故禮記云。孔子曰。吾捨魯何適耶。明魯猶勝餘國也。今孔子歎其君之並惡。故有此言也。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魯有明君。一變便如大道之時也。此是引汲之教耳。實理則不然矣。若明君興之。政當得各如其初。何容得還淳反本耶。

子曰。觚不觚。〔註〕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觚哉觚哉。〔註〕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

疏　子曰至觚哉○〔云觚不觚者〕觚、禮酒器也。禮云。觚酌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爾時用觚酌酒。而沈湎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故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云觚哉觚哉者〕言用觚之失道也。故重曰觚哉觚哉。○〔註〕觚哉至成也○〔云觚哉觚哉言非觚也者〕何此注亦得同王蔡之釋也。〔云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此注。則與王蔡小異也。何意言用觚不得其道。則非復觚德。譬如人所爲不得其道者。則事亦不成也。若欲知氣味。何說則特前觚不觚如王蔡之釋。後云觚哉觚哉。自因前以寄後。喻事不乖王蔡。而有兼得之美也。故褚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爲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爲政不用政法。故再言爲。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註〕孔安國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註〕苞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註〕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

不可得誣罔 疏 宰我問至罔也○〔云宰我問云云者〕宰我欲極觀仁者之懷故假斯以問也言有人告於仁者云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常救人於急難當自投入井救取之不耶〔云子曰何爲其然也者〕孔子距之故云何爲其然也言仁者令自投下也雖復救濟若審有人墮井當爲方計出之豈容自投從之〔云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逝往也陷沒也言聞有人墮井乃可往看之耳不遂投井取之也〔云可欺也不可罔也者〕欺者謂遙相語也罔者謂面相誣也初彼來見告云井中有仁人我往視之是可欺也既至井實無人不可變通而自投入井是不可罔也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爲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云何爲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理有不可不肯陷於不知故云不可誣罔令投下也君子不逆詐故可以闇昧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 疏 子曰至矣夫○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註〕孔安國曰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可疑也 疏 子見至厭之○〔云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孔子入衛欲與之相見也所以欲相見者靈公唯婦言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說靈公使行正道也故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涅而不緇則處汚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觀之未有可猜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于

時隨夫子在衛。見夫子與淫亂婦人相見。故不悅也。繆播曰。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悅也。〔云夫子云云者〕矢、誓也。予我也。否、不也。厭、塞也。子路既不悅。而孔子與之咒誓也。言我見南子。若有不善之事。則天當厭塞我道也。繆播曰。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爲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尚書敍曰。皐陶矢厥謀也。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註〕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疏　子曰至久矣○中、中和也。庸、常也。鮮、少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是先王之道。其理甚至善而民少有行此者也已久。言可歎之深也。

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註〕孔安國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疏　子貢曰至也已○〔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問。言若有人所能廣施恩惠於民。又能救濟衆民之患難。能如此者何如。可得謂爲仁人否乎。〔云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者〕孔子答曰。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

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乎、乃是聖人之行也、〔云堯舜其猶病諸者〕堯舜、古聖天子也、病、猶患也、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是聖人之行、而聖人猶病患其事之難行也、〔云夫仁者云云者〕既云前事不啻是仁爲聖所難、故此更答爲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達、則必先立達他人、則是有仁之者也、〔云能近云云者　能近取譬諸身、遠取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可謂爲仁之方也、方、猶道也、